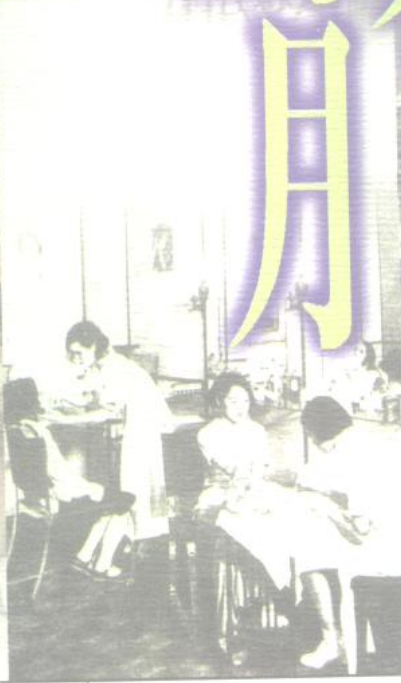


SHANGHAI MEMORABILIA

上海的

陈丹燕 著

风花 雪月



作家出版社

陈丹燕 著

上海的
风花雪月

ShangHai Memorabilia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的风花雪月/陈丹燕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4

ISBN 7-5063-1418-5

I. 上… II. 陈…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408 号

上海的风花雪月

作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10

插页: 6

印数: 50501 70600

版次: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6 次印刷

ISBN 7-5063-1418-5/I·1406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陈丹燕

1958年12月18日生于北京协和医院。

1966年在上海上小学。因为口吃极少有朋友。

1972年在上海上中学。开始写作并开始在《上海少年》上发表少年习作。

1978年2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是关于西方儿童幻想文学的研究，《让生活扑进童话：西方现代童话的新倾向》，获全国儿童文学论文优秀论文奖。获文学学士学位。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同时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

1983年出版长篇童话译著《小老鼠斯图亚特》。

1984年第一篇散文《中国少女》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获上海青年作家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第一篇小說《当有人遇到不幸》发表在上海《少年报》，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1986年在南京《少年文艺》上发表小说《上锁的抽屉》，开中国青少年文学中少女文学先河。结集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少女们》。

同年采访了上海一个女中学生的自杀事件，并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女中学生之死》。

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中学生三部曲》。

1990年发表第一篇成人中篇《寒冬丽日》，开始成人文学的写作。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在日本福武书店出版，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本世纪最好的一百部世界儿童文学作品。访问日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受到极大的吸引。写作第一部女性题材长篇小说《心动如水》。

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向国际书展推荐介绍中文图书，并演讲中国独生子女问题。三个月的欧洲生活，极大地冲击和开阔了思想。

写作长篇小说《一个女孩》，对自己的童年时代做第一次全面的描写和深入的思考。写作一系列欧洲的生活，知识分子采访记。

11月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设青少年节目《12种颜色的彩虹》，做圣诞特别节目，捐款在上海儿科医院设立儿童白血病无菌病房“12色彩虹屋”。节目获上海政府新闻奖二等奖，中国新闻奖金奖，在波兰南部的小镇扎库帕纳得到了获奖的消息。

1994年游学美国，在新泽西小镇上唯一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里写作长篇小说《纽约假日》，实现了在一家异国咖啡馆里写一部小说的心愿。

1995年《一个女孩》德译本《九生》在瑞士出版，被德国之邦选为最佳童书。

1996年《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获德国青少年评委金色的书虫奖。出版《精神故乡》（与陈保平合作）。

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德国柏林市了解外来文化图书1997年特别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策划制作五集电视记录片《独生子女》。

Cafe

Times Cafe
Cafe 1931's
Judy's Place
O'Malley's Pub
Backdrop
Peace Hotel
Ruby's Bakery

Not Mere Abode

Zhang Ailing's Apartment
Yan Wenliang's Drawing Room
Marshall Zhang Xueliang's Mansion
Jiang Qing's Den
Aged Houses
1993: Great Demolition in Shanghai
A Reason for Nostalgia



一 咖啡

时代咖啡馆	2	9
1931'S 咖啡馆	4	
裘德的酒馆	14	
爱尔兰酒馆	20	
布景	27	
水边的老酒店	33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	39	



房屋

张爱玲的公寓	46	
颜文梁的客厅	52	
几乎是最后的温柔乡	59	
江青的房间	63	
旧屋	70	
1993 年上海大拆屋	75	
怀旧的理由	79	

Streetwise

French Town in Shanghai
 Street Corner with a Pushkin Statue
 Rick-Shaws on the Bund
 Huating Road Bazaar
 Antique and Curios on Fuyou Road
 Big Life in Small Alleyways

The Metropolis

— My Hometown Seen in Distant Reflections

St. Petersburg and Shanghai
 -Red Romanticism Rising
 Paris and Shanghai
 -Temptation of Cities where Lights Never Fade
 New York City and Shanghai
 -Uninhibited Cities of Immigrants

街道

三



上海法国城	86
有普希金像的街角	94
外滩的三轮车	100
华亭路	108
福佑路旧货街	121
弄堂里的春光	127



城市

四

—— 镜子里的家乡人

纽约与上海：移民都市的自由	150
巴黎与上海：不夜之城的红唇	143
彼得堡与上海：红色都市的浪漫	136

People

A Place of Joy and Woe for Shanghai Ladies
Station of Desire
Street Corner Dancers
Shanghai Beauty Salons
Heading Home for Spring Festival
Mr. Jiang's Thanksgiving Dinner
Sentimental Notes on a Tuesday Evening
Shanghai Foxsteps
Reminiscence of Colorless Years

Portraits

Ms. Zhang Ke
Mrs. Vivien Pick
Miss Guo
A Young Lady of the Wangs'
A Missionary's Private Photo Album
Jewish People in Shanghai
Men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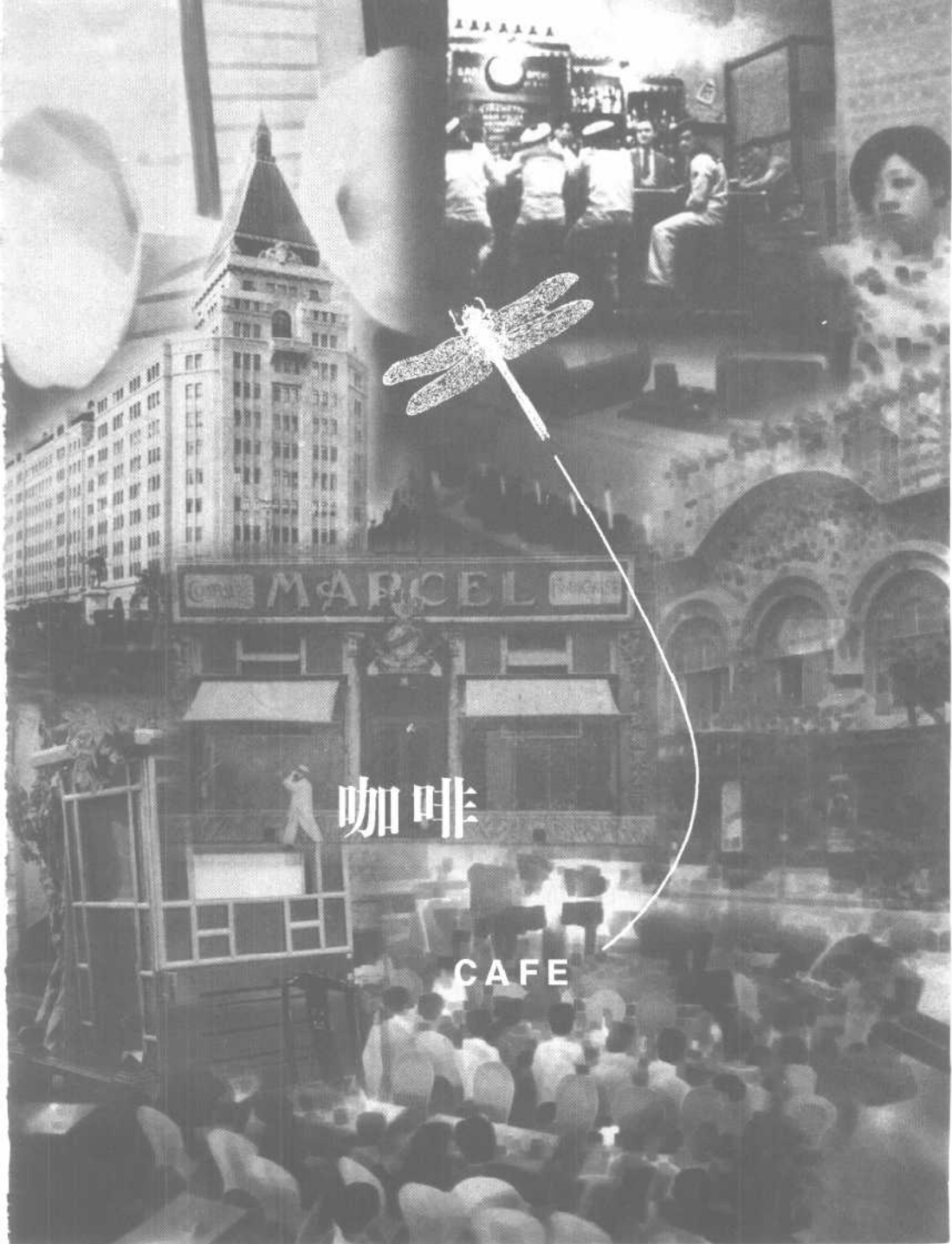
五 人 群

欲望的车站	164	
上海女子的相克相生之地		158
街心花园的舞蹈者	174	
上海美容院	174	
回家过年	179	
姜先生家的感恩节大餐		182
星期二晚上的记事	190	
上海的狐步舞	198	
白皮书往事	208	
上海平安夜	224	

肖 像



张可女士	230	
皮克夫人	243	
郭家小姐	250	
王家妹妹	265	
传教士的私人相册		273
上海人杜尔纳	282	
合唱队老师	291	
跋	314	



咖啡

CAFE

时代咖啡馆



这个咖啡馆在上海人最喜欢的淮海中路上，四周有老牌的西点店，有最贵的百货店，楼里面有长长的电动扶梯，一路上去，还没有到地面的时候，先就看到了从外国来的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店面里还有轻轻的音乐。还有许多门面看上去不错、价钱也公道、货色也算时髦的店铺，是上海精明的年轻女孩子最常去的地方。她们约一两个好友，一家家店铺看下来，和店员讲讲价钱，看中了的，也会大包小包地买回来，走累了，常常就看到了这家咖啡馆，从前是一家电影院，后来改装成一个娱乐总会，二楼就是一个咖啡馆，有电影院那么大的一个咖啡馆，还分了两层楼，四个座的小长桌子，看上去很小。一走进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走到一个开舞会的地方。

那是个上海市民的咖啡馆，是那种流传着“好男不上班，好女嫁老板”的上海人去会朋友、谈生意的地方。他们都有点改变自己原来生活的志向，也都切切实实地做出过努力，而且也有了最初的进步，要不然，他们也不能在下午一点以后，穿着上海滩上时髦的衣服，画好了眉毛，手里握着一个大哥大，皮鞋亮亮的来喝咖啡；也不能在走进门来的那一刻

全身都是得意而精明的神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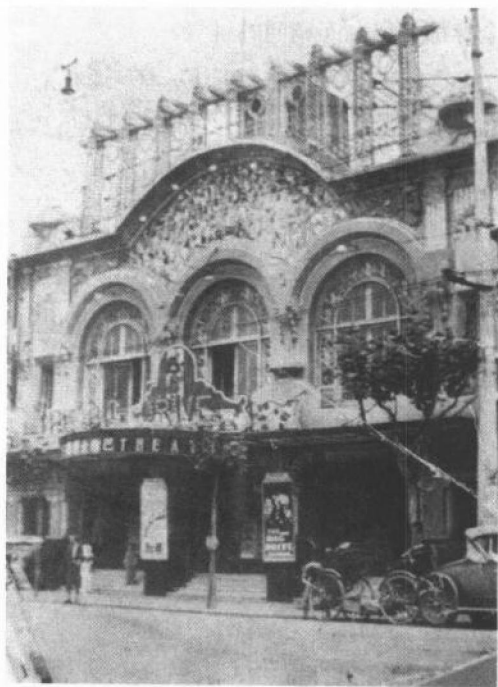
这咖啡馆的咖啡十五块一杯，还有果汁和东南亚进口来的水果茶，二十五块钱。可是要到一份炸鸡翅、炸薯条、时代炒饭连汤、三明治或者面条什么的，可以饱饱地吃一顿饭了。比起来，它们是贵了一点，可没有过分。

这地方轻轻地响着音乐，外国轻音乐，柔和的，有一点异乡情调，但不先锋。年轻的领台小姐恭谦而不俗，你不理她，她也对你一声声地问着好。桌子上的番茄沙司是进口的，小舞台上的白色钢琴能自动演奏轻音乐，看上去很有一点洋派。这里的客人是喜欢有一点洋派的东西，包括这里暖暖的咖啡香，都让人想到一点点的与本土中国的不同，但也



◀ 九十年代的巴黎大戏院原址。由一九四九年从上海逃亡台湾、后去美国经商的上海人投资改建。取名为时代公司。巴黎大戏院前的小梧桐树已长成参天大树，雪弗莱车转眼成了德国的大众车，从前的《人猿泰山》也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前前厅的小吃部里的咖啡现在成了二楼的整整一个大厅：时代咖啡馆，从美国定制来的黄铜大钟摆慢慢摆动，已经完全把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二年之间的五十年轻轻略去。

► 四十年代的巴黎大戏院，曾经是当时好莱坞新片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放映点，好莱坞新片出品两周后就在这里上演，日本和东南亚的富人为赶美国时髦，常飞来上海，夜宿霞飞路，为看一个夜场电影，香鬓云髻，在入夜时分云集电影院的前厅。



没有洋派到温和的中国胃不能接受。这就是上海的气息，让上海弄堂里的人走遍中国都要怀念的气息。客人也都体体面面，有些闲钱又积极进取的样子，可又不高贵逼人。

大玻璃墙对着街口，靠窗的小桌子是客人最喜欢的位子。隔着不停地晃动的黄铜大钟摆，能看到淮海中路上衣着光鲜的人们，从对面的大百货店出来了，进去了。那黄铜大钟，据说是改建的时候专门从美国定做来的，有四层楼那么高，很是气派。外面的人也能站在对街，看到钟摆后面的人，隔着大玻璃也能看到他们在那里闲神定气地享受着他们的生活。

上海的市民常常有着两种生活，一种是面向大街的生



活，每个人都收拾得体体面面，纹丝不乱，丰衣足食的样子，看上去，生活得真是得意而幸福。商店也是这样，向着大街的那一面霓虹闪烁，笑脸相迎，样样东西都亮闪闪的，接受别人目光的考验。而背着大街的弄堂后门，堆着没有拆包的货物，走过来上班的店员，窄小的过道上墙都是黑的，被人的衣服擦得发亮。小姐还没有梳妆好，吃到一半的菜馒头上留着擦上去的口红印子。而人呢，第二种生活是在弄堂里的，私人家里的，穿家常衣服，头上做了花花绿绿的发卷，利落地把家里的小块地毯挂到梧桐树上打灰，到底觉得吸尘器弄不清爽。男人们围着花围裙洗碗，他们有一点好，手不那么怕洗洁精的损伤，所以家里的碗总是他们洗的。

上海市民真正的生活，是在大玻璃墙和黄铜的美国钟摆后面的，不过，他们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是他们隐私的空间，也是他们的自尊。

▲ 现在上海人晚上爱去消遣的地方，门票六十五元，你可以用付出的六十五元点小吃和饮品，天天晚上，在“时代”都人满为患，小姐们要小跑着服务。

常常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城市的咖啡馆，就像这个城市的起居室一样。

下午一点以后，时代咖啡馆的小姐们都知道要忙起来了，过夜生活，上午在家里睡觉的先生和小姐，上午处理了小公司的业务，下午开始和客户谈判的总经理们，上午逛了公司，现在准备歇脚的漂亮年轻的女人们，陆陆续续就要来了。

小姐们是来吃饭聊天的，一张张脸都漂亮，出手也大方，许多人都能抽烟，样子也好看，不像风尘女那么妖娆，也不像知识女人那么自命不凡，她们不过分，也不土气，那才是弄堂里有父母教训的女孩子，住在亭子间里干干净净的小木床上的女孩子的作派，这样的小姐正在稳扎稳打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绝对要比自己家的那条弄堂高级的新生活。

要是那样的年轻女孩子正坐在你的对面，你有机会看到她们柔和的脸上，有一种精明和坚忍的神情，像最新鲜的牛皮糖那样，几乎百折不挠。

先生们常常是在这里谈生意，瘦瘦的人，注意着自己的仪表，把大哥大放在离自己手边近的桌子上，有时候它也是一种身价，上海弄堂里的人都懂得，家里有十万，才可以动用五万来冒险。银行里绝对要存好一家人防身的钱。他们把名片拿出来，大都是什么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只是那是间小公司，办公室是在居民区的几号几室里，电话和传真接在一根电话线上面。他们懂得找一家看得上的咖啡馆和人谈生意远远比自己租一间面子上过得去的办公室合算得多。在咖啡馆里，你占一张桌子一下午，不过是几杯咖啡的钱。这也是弄堂里男孩子制约而有野心的生活培养出来的心计，也是稳扎稳打的。

下午正对着淮海路的那一层，小姐会把谈生意的先生们





有意识地领到那里去，那里烟雾弥漫，大哥大的电话铃声和考机的叫声此起彼伏，有人大声地说服别人做成那桩拆资的买卖，有人在为别人的一辆摩托车估价，还有人在问移民加拿大的价钱，好像都是不小的生意，他们的脸也是不动声色地激动着。

也有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在一起会朋友的人，男男女女一起来的，看起来是老相识的了。头发都是从美发厅里整理过的，穿得也正式，让人想起从前五月一日放假的时候，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回娘家的一家人，簇簇新的人，第一粒纽扣也小心地扣好了，自己可真的不想给自己抹黑。他们常常开始点自己吃的东西时就打趣侍应生了，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那么隆重。那时候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都也过不过分，大家彼此配合，谁也不拆谁的台，礼尚往来。

他们一面吃，一面说着自己的生活，在哪里买了三室两厅的房子，孩子送到了哪个私立学校里读书，不是住宿制的，那种贵族学校实际上是宰真正的暴发户的，只有那种从贫民窟里出来的人，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自己在什么地方做生意，前不久到澳门去赌了一次，输得不多，三万人民币……

他们常常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熟朋友，那时他们彼此大声招呼着，有时也拼台子坐坐，人多了，女人们就一堆说什么地方的衣服好看，到什么地方去做脸，小姐整整为你按摩四十分钟，不像有的地方看上去花架子不错，可不合算。

时代咖啡馆的下午，常常有一个胖胖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笑容可掬的，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他拿来的几只印着大百货店名的塑料袋袋，里面放着意大利的皮具，瑞士的

新款表，法国的香水，他把每一样东西拿出一样来，给他眼熟的客人们送去，每一样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便宜，因为那是假货，当然做得好，像真的一样，只是不经久，用上一、两季，一定败坏。

他是受这里客人欢迎的人，许多人和他相熟，就像弄堂里从前补碗的那个人，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可矜持的，只是推心置腹。他的笑眼里，除了生意人的和气以外，还有卖假货的人对买主藏而不露的审度。谁也不用在他面前摆谱，大家都是假货朋友，靠它撑门面、讨生活的人。

他只要一来，时代咖啡馆里马上就有一种回到弄堂的轻松和实际，虚荣和精明，进取和稳健。他把这里看上去形形色色的人都串起来了，就像在淮海路的一条大弄堂里，星期天时候的情形一样。说起来，时代咖啡馆是一个淮海中路上的弄堂的起居室。





一进去，最先听到咿咿呀呀的音乐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扑地响。那是周璇的细嗓子，像一根细而坚韧的尼龙线，勒到你双手出血也不会被拉断的，柔弱而顽强地把六十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到你面前。

然后才看到瘦瘦的一个小姐，穿着齐膝的蓝色改良旗袍，披着一件短而窄的家织开丝米毛衣，清清爽爽地迎上来。她有老式的短发，张爱玲时代的那种市井的细长眼睛，浙江人的那种大鼻子，还有苍白的面色。她从房间暗处走出来，那种幽暗，因为梧桐树的大叶子遮了光，因为上海多云的天气，因为老房子那不见阳光的朝向。里面的木头柜台上，开着一盏小小的台灯。

要是午后去，没有什么人，她总把你引到最亮的那张桌子上去。靠街面的那堵墙，用了一块大玻璃，是全屋子最亮的地方，放着小圆桌子，铺着洋布。坐在桌前，可以看到门前的大棵梧桐树，还有窄的人行道。

要是你没什么主意，她常常会推荐你喝老上海盐汽水，要是三点钟了，她说，还有一种荠菜肉丝炒年糕也是好吃的，或者吃五香茶叶蛋加豆腐干。这里也有咖啡和蛋糕，一九三一年热朱古力，还有简单的日本菜。等你点好了东西，